

漢代長鼻胡人圖像初探

陳健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提 要

本文探討漢代一種特殊的「長鼻」胡人圖像，並從「映現」（寫實）的觀點，探討與之關連的幾種現生人種類型。初步研究認為：此種胡人圖像可能與高加索種中的地中海人種等人群有關，並進一步推測此種胡人造型的出現，可能肇因於匈奴從西域大量地補充兵員，結果造成了匈奴人種的日趨高加索種化。此外，烏孫及月氏的人種，也可能是擁有此類性狀的人群。

關鍵詞：漢代、人種、胡人、匈奴、西域、月氏

* 本文承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獲益良多，謹申謝忱。

前言

……前年狂胡來，懼死翻生全。今秋官軍至，豈意遭戈挺。匈奴為先鋒，長鼻黃髮拳。彎弓獵生人，百步牛羊羶。……¹

——唐·戎昱〈苦哉行五首〉

在這首詩中，戎昱提到了匈奴人的容貌，雖然詩中之匈奴可能是隱喻突厥或回紇，但他用「長鼻」一詞來描寫匈奴人的面部特徵，是個值得玩味的用語。而在漢代出土文物中，恰有一種造型奇特的胡人圖像，其最大的特徵是擁有超乎尋常尺度的長鼻。由於在中國史料中，「高鼻」與「深目」二詞經常被用來形容胡人的容貌，所以「高鼻」是鑑別胡人圖像的一項重要指標。在某些出土的漢代胡人圖像中，胡人鼻子的長度被特別地誇大。當然應先考慮到，此種造型是否純為一種「誇張」化的手法，因為將描繪的對象誇張化，是美術工藝品中常見的表現方式。不過一來由於「長鼻」胡人的造型同時出現在畫像石、雕塑等不同類型的工藝品中；二來此種「長鼻」胡人文物出土的地點不僅限於中國本土境內，也出現在當時屬於西域的新疆地區，所以在考慮「異族想像」這種因素外，似乎不禁令人懷疑這種「長鼻」胡人圖像，是否也存在一種寫實的可能性？本文即是在此種立場所做的一種嘗試性討論，希望藉此一窺漢代匈奴長期以來與西域的密切關係。

一、考古所見的「長鼻」胡人圖像

2002年新疆小河墓地的發掘無疑是西域考古界的一件大事，在土文物中，有種近乎誇張的長鼻木雕人面像引起了筆者的注意（圖1²、2、3³）。此種人面像原置於棺槨內屍身胸部附近（圖4），⁴ 先前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曾出土過覆蓋在屍身頭上的麻質面具，其尺寸約與屍身頭部大小相當。⁵ 但小河墓地所出人面像的尺寸不大（約10×7公分），且置於胸部，故似非面罩。究係是宗教性的儀式作

1 《全唐詩》，第8冊，頁3006-3007。

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頁37。

3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小河墓地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頁19，30；另參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羅布泊小河墓地2003年發掘簡報〉，頁24，32。

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小河墓地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頁14；NHK「新シルクロード」プロジェクト編著，《新シルクロード 1樓蘭、トルファン》，頁84。

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15號墓發掘簡報〉，頁13。

法，抑或是墓主生前的肖像，目前無法做出評斷，其作用為何至今不明。類似的長鼻造型亦見於另一種木桿形器上之骨雕人像（圖5），⁶依據2007年的發掘報告，其碳十四年代數據顯示，該墓葬年代最大之可能性是在公元前1650至前1450年之間。⁷

其實類似造型的木雕人面像先前也曾出土過，日本大谷探險隊在二十世紀初曾於新疆徵集到兩個相似造型的木製人面像（7.5×5.6公分、8.4×5.2公分 圖6），現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其年代據云為五至七世紀。⁸小河墓地另出土一件木製人面像，表面雖已腐朽，但仍可看出其高鼻的特徵（圖7）。⁹

與小河墓地近似的「長鼻」胡人圖像，也出現在漢代的畫像石中。在山東滕州出土的畫像石中，有一描述胡兵的畫面，畫面中胡人鼻子亦作誇張之長突狀（圖8），¹⁰有意思的是在鄭振鐸所編著的《中國古明器陶俑圖錄》中，收錄了兩件據云是北朝的武士俑（圖9），¹¹也擁有一模一樣的長鼻造型，其頭部之細部造型與滕州出土畫像石幾乎雷同。長鼻胡人圖像在漢代畫像石中其實經常出現，如在河南新野樊集（圖10）、¹²河南洛陽（圖11）、¹³四川成都（圖12）、¹⁴山東沂南（圖13）、¹⁵濟寧（圖14）¹⁶等地出土的畫像石圖像中，胡人長鼻的造型都非常明顯。

此外，長鼻造型的胡人圖像在漢代也出現於中國南方，廣西貴縣高中十四號墓曾出土一件胡人俑座燈（圖15），¹⁷其「長鼻」的特徵也被工匠突顯出來。廣州的西漢墓中亦曾出土過一件胡俑座燈，其長鼻的特徵同樣很明顯（圖16）。¹⁸

6 國家文物局主編，《200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頁55。

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小河墓地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頁46。

8 據圖錄所云出土地為吐魯番，參見（韓）國立中央美術館，《中央アジアの美術》，頁77；但伊弟利斯等人認為應是大谷探險隊在若羌時所獲之小河墓地遺物。參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頁39。

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頁38。

10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中國畫像石全集》，第2冊，頁208-209，圖219。

11 鄭振鐸，《中國古代明器陶俑圖錄》，圖版77、78。

12 李淞編著，《漢代人物雕刻藝術》，頁194。

13 李淞編著，《漢代人物雕刻藝術》，頁197。

14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四川漢畫像碑》，頁39，圖54。

15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中國畫像石全集》，第1冊，頁133，圖180。

16 李淞編著，《漢代人物雕刻藝術》，頁152。

17 中國國家博物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編，《甌駱遺粹》，頁181。

18 藝術家雜誌社編製，《漢代文物大展》，頁167，圖版86；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等編，《廣州漢墓》，頁278，圖版83。

其實下迄唐代，這類比「高鼻」更為突出的「長鼻」胡人圖像，還是經常出現於考古文物中。如六朝時期（唐代？）所出土的一尊尖帽胡人俑，有很明顯的突鼻特徵（圖17）；¹⁹ 山西出土北齊東安王婁睿墓室的壁畫中，亦可發現兩例有長鼻特徵的胡人圖像（圖18）；²⁰ 隋代虞弘墓出土的這類圖像也不少（圖19），²¹ 在唐代的胡人俑中，這類長鼻狀胡俑更是常見（圖20）。²² 另外吐魯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回鶻高昌王國時期的「婆羅門奏樂圖」中，畫面上可見六位高鼻樂師正在奏樂，可以觀察到右上方樂手的長鼻特徵被凸顯了出來（圖21）。²³ 日本正倉院藏有一「醉胡王面」（圖22），²⁴ 亦作誇張的長鼻造型。

二、有關長鼻胡人圖像的幾種解釋面向

從長鼻圖像的本身來分析，首先必須承認就實際情況而言，「長鼻」胡人的造型有明顯誇張化的傾向。有關這種長鼻造型人像出現的原因，觀者的態度約可分為兩類：一是認為此種圖像純為「虛構」；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圖像還是有寫實或曰「映現」²⁵ 的情況。就虛構的觀點而言，個人認為有以下三種可能性：

第一種情況是針對新疆當地社會情況來思考的。可能對當地的工匠而言，「高鼻」是一種社會所崇拜的容貌特徵，可能象徵擁有男子氣概或智慧，²⁶ 甚或具

19 松本雅明，《中國古代史研究》，頁387；小沼勝衛編，《東洋文化史大系第二卷漢魏六朝時代》，頁121。

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睿墓》，彩版15、16。

21 韓康信、張慶捷，〈虞弘墓石槨雕刻人物的種族特徵〉，圖版61、80。

22 乾陵博物館編，《絲路胡人外來風——唐代胡俑展》，頁95；洛陽市文物管理局編，《洛陽陶俑》，頁333。

23 王嶸，《西域藝術史》，頁258。

24 韓昇，《正倉院》，頁73。此面具的年代為西元8世紀，參見Ken Parry, "Japan and the Silk Road Legacy", p. 221.

25 所謂「映現」的觀點，是認為圖像能忠實地捕捉歷史的一瞬間，所以它可以幫助我們展現文字史料所無法呈現的過去。參見黃克武，〈導論：映現抑或再現？——視覺史料與歷史書寫〉，收於氏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達與文化構圖》，頁iii-v。

26 十八世紀的骨相學者專注於鼻子的大小和形狀，認為那是掌握一個人個性和智慧的關鍵。觀察者長久以來都把鼻子和男性的生殖器連結在一起。奧維德（Ovid）曾說「一個男子的真相盡在他的鼻子」。維吉爾（Virgil）也描述過一個姦夫「被奪去了鼻子」。在短兵肉搏的古代戰爭中，鼻子常常是攻擊的目標（也許戰士將之視為是一種閹割敵人的象徵性手法）。文藝復興時代學者德拉波塔（Giovanni Battista della Porta）曾寫道：「鼻子有如權杖。」人像畫家繪製喬治·華盛頓的側面時，往往強調他「大而端正的鼻子」，美國人仰慕這只鼻子，認為是華盛頓毅力與前瞻遠見的明證。拿破崙曾述及，當他需要一個好的策略人才時，「只要可能，我都選擇鼻子長的人。」

有「貴種」的意涵。如在漢代的相人術中，即以鼻高挺、口大者為上相，²⁷而且大鼻或高鼻更是強悍的特徵。²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同樣也有過以鼻相作為判別貴種的例子。²⁹因此擁有比一般人更大的鼻子，可能是種姓、地位與權力的一種隱喻。

第二種情況是工匠隨意性的誇張手法。可能創作者認為既然胡人的特徵之一即是高鼻，那麼只要凸顯其高鼻的特徵即可，至於鼻子要「高」到何種程度，那就全憑工匠的興之所至了。

第三種情況可能是緣自於工匠養成訓練中所師承的某些傳統（即習稱的格套），至於其形成的原因為何？恐怕有時連工匠也不甚清楚。至於此種藝術風格形成的基礎是完全地虛構，抑或也有某種寫實的面向？當然二者皆有可能性，但筆者寧可相信後者。

另一種解釋的觀點則認為圖像還是有寫實（映現）的特點，即此種長鼻胡人圖像雖有誇張的成分，但基本上還是針對胡人容貌的某種寫實表現，固然有些誇大，卻是基於實際情況的部分誇張化手法，不能視為是一種全然的「虛構」。³⁰至於筆者為何採用此種視角來觀察這類的圖像，我認為有以下幾點理由：

- （一）相似的胡人造型出現於不同地域（新疆、中原、四川、華南）。
- （二）相同風格的圖像出現於不同類別的藝術品（畫像石、木雕、陶俑）。
- （三）製作這些圖像的民族不侷限於單一民族（胡、漢）。

從圖像材料來看，在漢代至唐代的出土物中，這類有誇張特徵的「長鼻」胡人，似乎經常成為中國工匠的表現對象。雖說「誇張化」是美術品中常用的表現手法，但究其背後動機，恐怕不能排除當時確有一種胡人，擁有比一般胡人更為突出的高鼻，才給工匠留下了深刻印象，進而將之表現到工藝品中。無論是工匠

參見嘉博兒·葛雷瑟（Gabrielle Glaser）著、許瓊瑩譯，《鼻子》，頁49-52。

27 祝平一，《漢代的相人術》，頁181。

28 彭衛，〈漢代的體貌觀念及其政治文化意義〉，收於氏著，《漢代社會風尚研究》，頁115。

29 《魏書·王慧龍傳》記載：「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臚鼻，江東謂之臚王。慧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頁875）。

30 有關「歷史」及「圖像」真實與虛構的比例問題，筆者有另文申論，參陳健文，〈在映現與再現之間——以漢代胡人圖像為例看歷史及圖像的真實與虛構〉，頁29-78。

養成訓練中所師承的某些傳統；或是工匠依雇主指示，遵從某種雇主所要求的特殊藝術風格來製作圖像（如隋太原虞弘墓的中亞藝術傳統），凡此皆為造就「長鼻」胡人圖像的可能因素之一。但個人仍試圖朝「映現」的角度來思考，因為就人種學的角度而言，此類長鼻特徵確有可能是某些胡人特有的性狀，而非僅是工匠單純的誇張化手法而已。在西亞及中亞的早期人物圖象傳統中，有鼻子及眼睛被突出化的傾向。圖23是出土自中亞Bactria地區的一個有翼神靈塑像，³¹其大眼長鼻的特徵即明顯承襲了美索不達米亞的藝術傳統。然而即便如此，該地區「地中海人」種或「巴爾幹—高加索人種」所常見的高鼻性狀，恐怕也是造就此種美術風格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於上述的理由，筆者認為「虛構論」的觀點，不一定能全面解釋此類圖像的成形原因，因此從寫實或映現的觀點來看這些長鼻胡人圖像，應還是有討論的價值。其實考證工作的本質即在「擺可能性」，³²接下來便是基於此種觀點所提出的一些討論。

三、「長鼻」胡人與現生人種的比對

在現生的世界人種中，除了部分的美洲印地安人種外，擁有「高鼻」特徵的人種幾乎全屬於高加索種（Caucasoid或稱歐羅巴種Europoid），「高鼻」應算是高加索種有別於其他大人種的一項明顯性狀。但即使是高加索種，在其不同支系種型中，鼻子高度亦有程度之不同。依據前蘇聯人種學家Я·Я·羅金斯基與М·Г·列文的分類，擁有大鼻或高鼻的歐羅巴人種有「大西洋—波羅的海人種」、「印度—地中海人種」與「巴爾幹—高加索人種」。³³以下是從孔恩（C. S. Coon）的著作中所收入的兩個「高鼻」的高加索種人圖像，他們分別是屬於巴爾幹的蒙特尼哥羅人（圖24）與亞美尼亞人（圖25），前者被歸為Dinarics人種，後

31 美穗博物館（Miho Museum）編，《古代バクトリア遺寶展圖錄》，頁14，圖2、172。

32 余太山認為：「何謂考證？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擺可能性』。歷史的本來面貌固然只有一個，但這個本來面貌卻往往不可能通過考證的手段鎖定。考證家用盡各種方法之後得到的只能是一種或幾種可能性，這些可能性便是史學家的發明。在大多數情況下，今天學者所追求的歷史真相不過是許多客觀可能性中得到實現的一種，決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是這一個而不是另一個可能性得到實現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參見余太山，〈編後記〉，《歐亞學刊》，第3輯，頁298-299。

33 Я·Я·羅金斯基、М·Г·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頁522；朱泓，《體質人類學》，頁339-340。

者被歸入所謂的地中海人種（Mediterraneans）。³⁴

依據 H. H. 羅金斯基與 M. Г. 列文的著作，從新石器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貝加爾湖以西的廣大內亞地區，高加索種人是此一地區主要佔優勢的族群。在南西伯利亞地區，從公元前三千年紀至二千年紀初期的阿法那西耶夫（Afanasievo）文化墓葬中的人骨，具有鮮明的歐羅巴人種特徵。南西伯利亞公元前二千年紀安德羅諾夫（Andronovo）墓葬中的顱骨基本上相近於阿法那西耶夫文化的顱骨。銅石並用時代的西西伯利亞居民，按人種類型屬於歐羅巴人種。在西伯利亞西部很早就發生了蒙古人種與歐羅巴人種的混血，西伯利亞的歐羅巴人種成分既來自西方——來自東歐，也來自西南方。在新石器時代和銅石並用時代生活在該區東北至貝加爾湖的居民都有歐羅巴人種特徵。西伯利亞和阿爾泰—薩彥嶺人種類型的形成，是古代歐羅巴人種和蒙古人種各成分長期混血的結果。³⁵

而在中亞的新石器時代，H. H. 羅金斯基與 M. Г. 列文指出：一、沒有蒙古人種類型；二、看來曾是原始歐羅巴人種佔優勢的哈薩克斯坦東北地區居民，與南土庫曼境內（該地區居住原始地中海類型居民）的中亞南方居民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差別。南塔吉克斯坦的青銅時代顱骨屬於東地中海類型，在新石器時代和銅石並用時代末的哈薩克斯坦東北部，顱骨具有原始歐羅巴人種的特點，並同西伯利亞南部的阿法那西耶夫顱骨相近。費爾干納（Fergana）盆地在青銅時代也居住著地中海類型居民。公元前最後幾百年的東帕米爾南部地區古墓所出土的塞克（Sakas）人顱骨，接近於地中海沿岸地區的長頭型歐羅巴類型。天山、阿萊和花刺子模的同時期顱骨，特點為短頭型，混有蒙古人種成分。公元前後時期墓葬（吉爾吉斯共和國塔拉斯河谷的肯科利墓，天山和阿萊的一些墓）中的顱骨，發現混有歐羅巴人種和蒙古人種的成分，而以前者的成分為主。東哈薩克斯坦公元前五至四世紀的古人類學材料，說明其人種類型接近於安德羅諾夫墓中的類型。哈薩克斯坦地域內更晚時代的顱骨則帶有蒙古人種的某些特點。在青銅時代末蒙古人種特點的傳播程度很弱，到很晚時代蒙古人種類型才滲入該地區。阿富汗、伊朗大部分地區、伊拉克部分地區和阿拉伯半島大部分地區的居民基本屬於印度—地中海人種的各種類型。但是，與外高加索毗鄰地區的居民卻鮮明的表

34 C. S. Coon, *The Races of Europe*, Plate 17 Fig. 3, Plate 26 Fig. 3, Plate 38 Fig. 4.

35 H. H. 羅金斯基、M. Г. 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頁562-563。

現出巴爾幹—高加索人種的特點。巴爾幹—高加索人種的前亞類型其特點是有鼻脊突起、鼻端下垂的長鼻，濃密眉毛，該類型流行在亞美尼亞人和亞述人中。高加索各族基本上具有歐羅巴人種特徵，他們一般都有黑頭髮，黑色或雜色的眼睛，突出的鼻子，鼻背常為凸形，鼻尖稍下垂。³⁶

在新疆地區所發現的古人類學材料中，依據韓康信的研究，歐羅巴人種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三種類型：一是古歐洲人種類型，其型態與現代長顱歐洲人種之諾的克（Nordic或北歐）人頭骨相似；二是長顱歐洲人種的地中海東支（印度—阿富汗）類型；三是短顱歐洲人種的帕米爾—費爾干型（中亞兩河型），實為阿爾賓種（即中歐人種），³⁷但也有人認為這其實是地中海人種的分支，³⁸即由地中海類型短顱化而成。³⁹

從人種學上來看，其實前述的「大西洋—波羅的海人種」、「印度—地中海人種」與「巴爾幹—高加索人種」，都有可能是此類長鼻圖像所表現的人種，這些人種都分佈於經常與新疆接觸的內陸亞洲地區。在此，本文欲再作進一步的比對。首先是鼻型。在人種學上，人的鼻子形狀有著各種分類，如西村真次的著作中，對鼻型的分類如圖26，⁴⁰其中標號2（凸鼻）、4（高鼻）、5（尖鼻）這三種類型與圖像中的長鼻胡人較為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標號2的凸鼻鼻型（即俗稱的「猶太鼻Jewish Nose」或「鷲鼻」Aquiline），⁴¹頗似前述的巴爾幹—高加索人種，其鼻型特點是鼻脊突起、鼻端下垂，在西亞的早期金幣上經常可發現這種鼻型。圖27是所謂的前亞人種，為高加索地區的亞美尼亞人，⁴²圖28是安息帝國（Parthia）錢幣上的Ardavanu一世國王肖像，⁴³明顯地表現了此種鼻型的特徵。前述圖15廣西出土陶製人像，亦表現出此種鼻型特徵，顯示古錢幣上的圖像資料還是有寫實的面向存在。在歐洲，也可

36 Я. Я. 羅金斯基、М. Г. 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頁571-573，581-582，587。

37 韓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種族人類學研究〉，頁219。

38 角田文衛，〈ユーラシア内陸文化の展望〉，頁8。

39 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頁5。

40 西村真次，《體質人類學》，頁293。在羅金斯基與列文的著作中，則將鼻背型態分為：凹形、直形、凸形和波浪形。參見Я. Я. 羅金斯基、М. Г. 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頁151。

41 西村真次，《體質人類學》，頁294。

42 小山榮三，《人種學（各論）前編》，頁202。

43 朝日新聞社編，《The Glory of Persiaペルシャ文明展》，頁155。

發現強調猶太人長鼻特徵的圖像（圖29），⁴⁴可見來自西亞地區的猶太人，即使身處歐洲，其西亞人特有的長鼻性狀還是成為歐洲人識別（甚至是歧視）猶太人的一個指標。在現今高加索地區的喬治亞人中，仍不時可發現此種具有長鼻特徵的人民（圖30）。⁴⁵

就人種分佈的區域來看，與新疆地區關係最密者有三：一是地中海人種，這是阿富汗、伊朗及阿拉伯地區最常出現的人種類型；⁴⁶其次是分佈於巴爾幹—西亞地區的巴爾幹—高加索人種；⁴⁷再來曾分佈於新疆的所謂古歐洲人種，其型態接近長顱之諾的克人種（接近前述的大西洋—波羅的海人種），這也是一種具有「鼻子大而長」特徵的人種。⁴⁸因此，圖像中所顯現的「長鼻」胡人，應該與以上這三種人種類型有關。

四、漢代「長鼻」胡人圖像的族屬問題

從漢代畫像石或陶俑的圖像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不少的長鼻胡人，而在漢代的胡人圖像中，胡人常以高鼻的造型出現，這就引發了一個爭議，即匈奴的人種問題。由於在史、漢二書中，胡人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指的就是匈奴，⁴⁹且在漢代的某些畫像石上，曾留有標示人物畫面的榜題，如「胡王」（肥城孝堂山）、⁵⁰「胡將軍」（微山兩城山）、⁵¹「胡奴門」（方城畫像石）等字樣，為我們在判定何者為胡人時提供了一個主要的依據，降低了流於臆測的可能性。⁵²而這些榜題所標示的胡人，其造型多表現為頭戴尖帽、高鼻、多鬚。當然圖像能否反映現實？論者看法不一，有從再現、想像的角度入手者，強調圖像的生成其實是虛構大於真

44 Peter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l. 16.

45 日本學習研究社著，王志遠等譯，《世界民族大觀》，第4冊，頁38、39。

46 H. H. 羅金斯基、M. Γ. 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頁581。

47 H. H. 羅金斯基、M. Γ. 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頁616。

48 H. H. 羅金斯基、M. Γ. 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頁522。

49 如白鳥庫吉云：「凡《史記》、《漢書》中之單稱胡者，皆專指匈奴言之，決不見有指他民族者。」參氏著，〈東胡民族考〉，頁71。譯本見方壯猷譯，《東胡民族考》，頁9；孫機也曾指出：「東漢以前，所謂胡，主要指匈奴。」氏著，〈洛陽金村出土銀著衣人像族屬考辨〉，頁555；又見陳健文，〈先秦至兩漢胡人意象的形成與變遷〉，頁55-84。

50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29，72。

51 馬漢國編，《微山漢畫像石選集》，頁40，41。

52 邢義田教授先前對此已有詳論，此處不再贅述。參氏著，〈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28-30。

實；然也有站在「映現」立場者，主張圖像仍有反映現實的面向。⁵³ 本文欲站在後一種立場，討論高鼻胡人可能反映的一些問題。

有關匈奴的人種，筆者認為是接近突厥種，即同時具有部分高加索種與蒙古人種的特徵⁵⁴。而漢代圖像資料中那種高鼻、深目、多鬚的胡人形象，很可能是一種寫實面較強的表現手法，而非是虛構性較強的「異族想像」。由於目前甘肅以東及內蒙古地區尚未發現有秦漢之前的高加索種人骨材料⁵⁵（但我們不應排除將來發現的可能性），故匈奴的人種問題便呈現一種爭議的狀態。但即便匈奴的人種是如筆者所推測的突厥種，但為何匈奴或胡人的形象會越來越高加索種化？對此，學者曾有過解釋。如角田文衛認為匈奴本應為純粹的蒙古人種，但在其發展及擴張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經常與南西伯利亞西部及西域的白色人種住民接觸。而尚武的游牧民族在戰爭掠奪行動中，擄掠女性為奴隸或作為自己側室是一種常見的現象。隨著匈奴勢力在西域的擴張，西方歐洲人種的血液便不斷地滲入匈奴，而最終導致了其血統純淨性的喪失。因此匈奴人的血統是與時俱變的，原本是純粹蒙古人種的匈奴人從西元前三世紀末葉以來，由於與各種不同民族接觸、特別是與歐洲人種諸部族混血的結果，其原本屬於蒙古人種的血液便迅速的喪失。⁵⁶ Otto J. Maenchen-Helfen提出另一種解釋，他認為匈奴人種中的蒙古人種成分，雖會因大量漢朝叛逃者及漢兵俘虜的加入而得到增強，但匈奴亦長期的控制新疆，勢必又會從新疆攜回相當數量的高加索種人口。匈奴中的高加索種成分最初可能來自於其隸屬的部落，然隨著匈奴在西元前二世紀的征服圖瓦（Tuva）地區，大量高加索種人口混入的結果，會使他們的人種更朝向歐洲人種化。⁵⁷ 杉

53 有關爭議個人已在拙文〈在映現與再現之間——以漢代胡人圖像為例看歷史及圖像的真實與虛構〉中有所申論，此處不贅。

54 筆者所謂的「突厥種」，是指在性狀上同時兼具歐羅巴人種與蒙古人種特徵的人種類型，而此種類型在突厥系民族身上表現的最為典型，在人種學上被稱為「南西伯利亞類型」，也稱為「突蘭人種類型」（Turanian）。參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頁5，17-20；Я. Я. 羅金斯基、М. Г. 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頁530。就語言學方面的證據而言，目前對匈奴的語言仍無定論，大致說來以蒙古語說與突厥語說為大宗，雖然人種與語言不見得有直接必然的聯繫，不過學界仍有許多學者主張匈奴是講突厥語的，如伯希和，參René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1970, p. 24; W. 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pp.95-99; G. Clauson 著，牛汝極、黃建華譯，〈突厥、蒙古、通古斯〉，頁125；岑仲勉，〈伊蘭之胡與匈奴之胡〉，頁36；林幹，〈論匈奴的族源族屬及其與蒙古族的關係〉，頁87。

55 據報導2001年青海民和縣官亭鎮胡李家遺址出土了3具歐洲人種骨骼，年代為東漢末年或稍晚，可能是目前中國境內新疆以東唯一的漢代以前高加索種人骨材料，參見王明輝，〈青海考古首次發現歐洲人種遺跡〉，《中國文物報》，2002年5月10日，7版。

56 角田文衛，〈フン族と匈奴——その人種の歸屬をめぐる〉，頁286-291。

57 Otto J.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370-374.

原たく哉的看法亦同，他認為漢代畫像磚石上的胡人形象之所以會呈現高鼻多鬚的特徵，並非一開始就如此，而是在後漢時代漢、匈戰爭戰場移往西域後，匈奴軍隊中加入了大量西域士兵的結果。⁵⁸ 因此，在漢代畫像石上的那些「長鼻」胡人，會不會便是來自於新疆及中亞地區的西域兵？

五、匈奴的西域統治及對其人口成分之影響

匈奴所居地區自然環境惡劣，物質生活艱苦，人口增長率低，人口稀少。⁵⁹ 在經過漢、匈長期的戰爭之後，匈奴方面損失慘重，勢必要面臨如何補充兵源的問題。僅武帝一朝的漢、匈戰爭，匈奴軍隊的傷亡情況已十分嚴重，《漢書·武帝紀》載：

元光六年（前129）……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

元朔元年（前128）……遣將軍衛青出雁門，……獲首虜數千級……

元朔二年（前127）……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獲首虜數千級……

元朔五年（前124）……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

元朔六年（前126）……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定襄，斬首三千級……

元狩二年（前121）……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斬首八千級……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斬首虜三萬餘級。……廣殺匈奴三千餘人……

元狩四年（前119）……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

天漢二年（前99）……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斬首虜萬餘級。……騎都尉李陵……斬首虜萬餘級……⁶⁰

這幾次戰役中，尤以元狩四年（前119）衛青與霍去病聯合掃蕩之役匈奴損傷最為慘重，匈奴方面一次折損近九萬人，戰況可謂慘烈。至於史籍所載漢軍捕殺匈奴的數字，是否會有虛報的情況？就漢代的記載來看，漢代之軍法有詐增虜獲

58 衫原たく哉，〈漢代畫像石に見られる胡人の諸相〉，頁219-235。此資料蒙邢義田教授惠賜，特申謝忱。

59 葛劍雄，《西漢人口地理》，頁179。

60 《漢書·武帝紀》，頁155-215。

罪，⁶¹上功時增報虜獲首級一般都要處以死刑，⁶²如《漢書·功臣表》：「宜冠侯高不識，……坐擊匈奴增首不以實，當斬，贖罪，免」，⁶³又《漢書·西域傳》云：「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⁶⁴《漢書·馮唐傳》亦云文帝時：「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罪坐之」。⁶⁵而且軍功事涉封爵，因之斬首級數當不至於離現實太遠。

從《漢書》的記錄觀之，在武帝朝的漢匈戰爭中，遭漢軍斬首的匈奴軍隊便至少達十萬人以上，⁶⁶而當時匈奴的人口不過百餘萬，⁶⁷甚至只有五、六十萬左右，⁶⁸匈奴的青壯人口可說幾乎消耗殆半。雖然這段約三十年的時間中匈奴人口也會慢慢回復增長，但補充男丁仍是迫切且必須的。在漢匈戰爭期間固然也有大量的漢人亡入匈奴或為匈奴所俘成為奴隸，但與漢朝經常使用降胡作為軍隊的情況不同，⁶⁹可能是擔心漢人有陣前倒戈之虞，因此匈奴人寧可選擇西域人來作為其補充兵源的首選。而這種西域人民加入匈奴軍隊的情況，甚至早在冒頓時期即已開始。《史記·大宛列傳》載：

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另長守於西城（域）。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

61 黃今言，《秦漢軍制史論》，頁362。

62 熊鐵基，《秦漢軍事制度史》，頁323。

63 《漢書·功臣表》，頁68。

64 《漢書·西域傳》，頁3786。

65 《漢書·馮唐傳》，頁2314。

66 元朔元年與元朔二年之斬虜人數，依《漢書·衛青、霍去病傳》之記載，疑分別為2,300級與3,017級（頁2473）。若數千人以1,000人計，萬餘人以1萬人計，則斬首數超過17萬，僅衛青及霍去病，依該傳載即合斬首虜16萬（頁2490、2493）。但《漢書·匈奴傳》亦另云二人所殺虜數為八、九萬（頁3771），若再加上李廣、李廣利、李陵等三人之斬首數（約為23,000人），則保守估計匈奴在武帝朝的折損人數應至少在10萬以上。

67 呂思勉與馬長壽推測匈奴人口約150萬，見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增訂本）》，頁660；馬長壽，《北狄與匈奴》，頁27。

68 葛劍雄估計匈奴的人口總數不過五、六十萬，參氏著，《中國人口史》，卷1，頁398；趙文林、謝淑君亦推測匈奴極盛時期的人口約七、八十萬，武帝漢匈戰爭時不過五十多萬，參氏著，《中國人口史》，頁28-29。

69 有關漢朝以胡制胡的胡兵策略，可參見邢義田，《東漢的胡兵》，頁143-166；邢義田，《漢代的以夷制夷論》，頁9-53；羅獨修，《胡兵胡將對漢武帝撻伐匈奴之影響試探》，頁208。

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襲，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⁷⁰

烏孫在冒頓及老上單于時期一直役屬於匈奴，烏孫人長期生活在匈奴之中，則為匈奴政權納稅服役便無法避免，其他如鄯善（樓蘭）、車師、大宛、康居等國，都屬同樣情況。⁷¹由於烏孫曾長期役屬匈奴，故匈奴可能假手烏孫實現了向伊犁以遠地區發展之目的。⁷²

匈奴曾在日逐王時於西域設「僮僕都尉」，《漢書·西域傳》云：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⁷³

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沈欽韓曰：「僮僕都尉蓋主簡閱人口。」⁷⁴所謂簡閱人口，就是清查人口。清查人口的目的一是為徵收賦稅，同時在戰時或必要時抽調壯丁去當兵。⁷⁵「僮僕都尉」的僮僕，意即奴隸，故僮僕都尉可作「專司奴隸之都尉」解。⁷⁶是以匈奴視西域諸國為「僮僕」，設都尉居中徵其賦稅、子女。匈奴控制和統治西域之主要目的是霸佔商道、徵其賦稅、勞役和兵役。⁷⁷西域土著雖多過著農耕生活，但不能排除他們的兒童或青年被徵發至匈奴後，除了擔任奴隸、工匠的任務外，⁷⁸還須改習騎射而成為匈奴士兵。《三國志·魏志·烏桓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云：「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貲。……其種非一，有大胡、丁零，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⁷⁹此間之「大胡」，應即西域胡，⁸⁰匈奴人口中有來自西域的奴隸應無疑義。

70 《史記·大宛列傳》，頁3168。

71 王慶憲，〈匈奴盛時其境內非匈奴人口的構成〉，頁33。

72 余太山，〈匈奴、鮮卑與西域關係述考〉，頁155。

73 《漢書·武帝紀》，頁3872。

74 王先謙，《漢書補注》，頁1612。

75 陳序經，《匈奴史稿》，頁474。

76 松田壽男，〈匈奴の僮僕都尉と西域三十六國（一）〉，頁27；該文另收於氏著，《松田壽男著作集2遊牧民の歴史》，頁114-139。

77 余太山，〈匈奴、鮮卑與西域關係述考〉，頁165，168。

78 松田壽男，〈匈奴の僮僕都尉と西域三十六國（二）〉，頁37；魯金科認為匈奴單于的幕營中，或有來自巴克脫利亞、安息의男女工匠亦未可知。參見S. I. Rudenko 著、加藤九祚譯，〈匈奴と他の諸民族の關係〉，頁40。

79 《三國志·魏志·烏桓鮮卑東夷傳》，頁859。

80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頁39；林幹，〈魏晉時期的匈奴族和羯族〉，頁47。

據《漢書·西域傳》的記載，匈奴負責統治西域的「僮僕都尉」，雖在漢宣帝時因日逐王降漢而取消（日逐王統領僮僕都尉），漢朝並在西域設西域都護確立其在當地的統治。⁸¹但匈奴自冒頓以來已在西域經營八十餘年，具有牢固的影響，⁸²西域諸國仍畏懼匈奴，部分國家亦意願與匈奴為伍，⁸³如車師國便心向匈奴。蓋在西域諸國中，以車師和匈奴關係最為密切，車師位當匈奴進入西域之門戶，為兵家必爭之地，漢、匈不斷為爭奪車師展開攻防戰，雙方皆曾在車師屯田，如《漢書·西域傳》云：「昭帝時，（解憂）公主上書曰：『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⁸⁴《漢書·匈奴傳》載地節三年（67 B.C.）西域城郭諸國攻滅車師後，匈奴立刻另立車師王，然漢亦屯田車師以抗匈奴；⁸⁵平帝時，車師後王句姑因怨恨都護校尉，亦亡降匈奴；⁸⁶新莽始建國二年（10 A.D.），車師後國甚至舉國亡降匈奴。⁸⁷嶋崎昌認為車師為阿爾泰系游牧民族，⁸⁸若此說為是，則匈奴從車師補充兵員便可想見，故匈奴對車師的倚重應有其兵源上的考量。

自烏維單于與武帝對抗失敗後，匈奴的重心已開始往西北移動。《漢書·匈奴傳》云：「烏維單于立十歲，死。……是歲，元封六年（105 B.C.）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⁸⁹東漢時南匈奴再度內附，漢又領有烏桓，故北匈奴益倚靠西域。東漢初光武帝對西域採消極政策，導致北匈奴又恢復對西域的控制。如《後漢書·南匈奴傳》載：「（建武）二十八年（52 B.C.），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並請音樂，又求率西

81 《漢書·西域傳》記載：「至宣帝時，……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頁3873-3874）。

82 陳序經，《匈奴史稿》，頁475。

83 萬雪玉，〈試論匈奴政權在西域的統治〉，頁31。

84 《漢書·西域傳》，頁3905，3922。

85 《漢書·匈奴傳》記載：「其明年（地節三年，67 B.C.），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頁3788）。

86 《漢書·匈奴傳》記載：「是時，漢平帝年幼，……會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頁3818）。

87 《漢書·匈奴傳》記載：「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黎謀降匈奴，都護但欽斬誅之；置離兄胡蘭支將人眾二千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頁3822）。

88 嶋崎昌，〈匈奴的西域統治與兩漢的車師經略〉，頁5，16；余太山亦認為車師屬塞種四部之一的Gasiani，參見氏著，〈《漢書·西域傳》所見塞種——兼說有關車師的若干問題〉，頁210-211。

89 《漢書·西域傳》，頁3774。

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⁹⁰但由於明帝、章帝時對匈奴改採積極策略，匈奴與東漢關係又陷入緊張的態勢，當時雙方在西域勢力互有消長，故范曄記東漢對西域是「三絕三通」。⁹¹在東漢和帝三年（91 A.D.），竇憲派耿种擊破北匈奴後，北匈奴勢力完全退出漠北，並往西域逃竄。⁹²不過匈奴雖離開漠北，但依然在西域與漢朝爭持。《後漢書·西域傳》云：

安帝永初元年（107 A.D.），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

延光二年（123 A.D.），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

（永建）六年（131 A.D.），帝（順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⁹³

在東漢時期所謂的「漢、匈戰爭」中，實際上與漢朝對壘的，絕大多數是北匈奴而非南匈奴。⁹⁴因此漢代圖像資料中的這些「長鼻」胡人，極可能是來自北匈奴從西域徵調的士兵。

而匈奴是否也同時對東胡系統的烏桓、鮮卑徵兵？看來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西漢時烏桓先臣屬匈奴，在武帝以後改役漢朝，漢並置烏桓校尉監領之。⁹⁵不過匈奴與烏桓之關係似非和睦，《漢書·匈奴傳》云：

其明年（元鳳三年78 B.C.），……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兩萬騎擊烏桓。……

是時，漢平帝年幼，……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則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

在東漢時，鮮卑、烏桓受漢朝及南匈奴役屬，⁹⁶雖有叛服，但經常攻擊匈奴，

90 《後漢書·南匈奴傳》，頁2946。

91 《後漢書·西域傳》記載：「自建武（光武帝）至于延光（安帝），西域三絕三通。」（頁2912）。

92 《後漢書·南匈奴傳》記載：「（永元）三年（91 A.D.），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种所破，逃亡不知所在。」（頁2954）。

93 《後漢書·西域傳》，頁2911-2912。

94 邢義田對此曾有專論，參見氏著，《東漢的胡兵》，頁143-166。

95 《後漢書·南匈奴傳》記載：「烏桓自為冒頓所破，眾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頁2981）。

96 當時以度遼將軍監控匈奴及烏桓，參見邵台新，《漢朝監護匈奴的軍事將領》，頁149-150。

如《後漢書·南匈奴傳》載：

建初元年（76 A.D），……時梟林溫禺犢王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元和）二年正月，……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章和元年（87 A.D），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⁹⁷

故至少在東漢時期，因當時東胡系統的鮮卑、烏桓役屬南匈奴之故，與漢朝作戰的匈奴兵主要還是北匈奴士兵，又由於北匈奴控制著西域，所以他們優先選擇從西域徵兵的可能性較大。雖然西域偶爾也會嘗試反抗北匈奴，但相較之下，從烏桓曾「嘗發先單于冢」及鮮卑「取匈奴皮」來看，東胡似對匈奴怨懟較深，因此北匈奴可能還是以西域兵作為補充兵員之主要來源，而這在西域出土的北匈奴墓人骨中也得到反映。從中亞出土的匈奴人骨經研究顯示，多具有人種混雜的性質，混入了程度不等的歐洲人種特徵，⁹⁸ 而此種混合的特徵，甚至早在匈奴未西遷前即已開始。⁹⁹ 陳序經曾指出：「匈奴重心的西移，有兩種結果：第一是在匈奴之東的烏桓、鮮卑慢慢地強盛起來；第二是匈奴益向西北走，匈奴不只愈近西域，而且匈奴本身也逐漸成為西域的一部份，因而匈奴與漢爭奪西域也愈趨劇烈。」¹⁰⁰ 誠為卓見。

此外尚可考慮另一可能性，前述曾提及匈奴軍隊中初期應有一定數量的烏孫兵，而烏孫的人口組成中又包含了大月氏、塞種等民族。¹⁰¹ 塞人的種族，一般認為還是以高加索種（Caucasoid）為主，其人種屬於地中海型東支的印度—阿富汗類型或帕米爾—費爾干型的歐羅巴人種。¹⁰² 而月氏的人種則較無確切的古人類學

97 《後漢書·南匈奴傳》，頁2949-2951。

98 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頁12-17；趙欣、原海兵，〈匈奴、鮮卑的人種學研究綜述〉，頁77。

99 在外貝加爾湖地區與蒙古西部尼河沿岸的匈奴墓中，都發現混有少量的歐羅巴人種，顯示到西元一世紀中葉，該區的匈奴族中有歐羅巴人種和蒙古人種共同在一起生活。參見潘其風，〈從顱骨資料看匈奴族的人種〉，頁295，299。最近對匈奴人種的研究也指出匈奴是一個混合的種族，參見朱泓，〈人種學上的匈奴、鮮卑與契丹〉，頁7-8；馬利清，〈原匈奴、匈奴——歷史與文化的考古學探索〉，頁195；張全超、朱泓，〈關於匈奴人種問題的幾點認識〉，頁34-35；馬利清，〈關於匈奴人種的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頁52。

100 陳序經，〈匈奴史稿〉，頁478。

101 《漢書·西域傳》記載：「烏孫國，……本塞地也。……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頁3901）。

102 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頁3-8。

材料，但學界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其屬高加索種。¹⁰³ 我們可以發現貴霜錢幣上的國王肖像，也經常出現長鼻的特徵（圖31、32），¹⁰⁴ 同樣的長鼻特徵亦可在斯基泰文物上發現（圖33）。¹⁰⁵ 這是否暗示烏孫或月氏的人種，也是屬於這種經常出現長鼻特徵的人種類型。在現今帕米爾高原的塔吉克人身上，我們依然可以發現與貴霜錢幣肖像相似的長鼻居民（圖34）。¹⁰⁶

依古人類學的材料，在漢代西域樓蘭國的居民中，其種族組成可能以歐洲人種的印度－阿富汗類型佔較大優勢。且至少在銅器時代末期，具有原始型態類型的歐洲人種已經分佈在羅布泊地區。他們與分佈在南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中亞甚至伏爾加下游的銅器時代居民都有密切的種系聯繫。分佈在伊犁河上游的古代塞人和烏孫，主要成分是另外一種人類學類型，即以短顱型為基礎的帕米爾－費爾干型。¹⁰⁷ 在這三種類型中，至少印度－阿富汗類型與古歐洲人種類型這兩種人種，是可能出現「長鼻」這種性狀特徵的。因此漢代畫像石上的這些「長鼻」胡兵，或許我們可將之視為是匈奴從西域補充兵源的一個側面反映。事實上魏晉時期作為「匈奴別部」¹⁰⁸ 的羯族，學界多認為其來自中亞，¹⁰⁹ 其深目高鼻的種族特徵曾在史書上留下記載。¹¹⁰ 羯族隨南匈奴內附而遷入塞內，足見在匈奴尚未分裂時，已有為數不少的西域胡夾雜在匈奴人部落之中。

至於在南方兩廣地區所發現的長鼻胡人，其來源有以下兩種可能性：一是因

103 虞萬里、徐文堪，〈從漢文古籍看古代西域（新疆）的人種問題〉，頁202；陳健文，〈月氏種屬問題再研究〉，頁331-358。

104 David Christian, *A History of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 p. 215; Marilyn Martin Rhie,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Vol.1, fig. 1.18.

105 Michael Vickers, *Scythian Treasures in Oxford*, 1979, Plate 17a.

106 黃石著、韓連贊攝影，〈塔什庫爾干〉，頁86，120。

107 韓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種族人類學研究〉，頁219-221。

108 《魏書·羯胡石勒傳》言：「羯胡石勒……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頁2047）。

109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頁45；林幹，〈魏晉時期的匈奴族和羯族〉，頁45；陳寅恪著、萬繩楠整理，〈五胡種族問題〉，頁97-100。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頁414-427；譚其驤，〈羯考〉，頁224-233；黃永年，〈「羯胡」「柘羯」「雜種胡」考辨〉，頁187-200；雷家驥，〈後趙文化適應及其兩制統治〉，頁173-235。

110 《晉書·石季龍傳上》記載：「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眊眊，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頁2276）；《晉書·石季龍載記下》記載：「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門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聞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頁2792）。

投降漢朝而淪為奴隸的胡人（即所謂胡奴），可能是來自於匈奴與中亞；¹¹¹ 另一種是從海路被販賣而來的南亞或西亞奴隸，¹¹² C. Martin Wilbur 就曾指出奴隸事實上是中國與西域貿易中的一部份。¹¹³

六、結論

本文嘗試從「映現」的觀點，分析了漢代「長鼻」胡人圖像的若干問題，特別是從人種學的觀點，考察此種長鼻胡人圖像寫實的可能性。筆者認為這些長鼻人像所描繪的對象，其族屬主要應是活躍於中亞與西亞的地中海人種。而這些長鼻人種圖像反映在漢代的藝術品中，又恰為匈奴控制西域並從西域徵兵歷史的一種側面。必須承認，一個種族可以包含一個或多於一個的民族成分；一個民族也可能包含不同的種族體質類型。¹¹⁴ 同一畫像題材的寓意常是多重的，¹¹⁵ 對於圖像的解讀，單一的解釋總有其流於片面的危險性。但對歷史學家來說，只有臚列多種可能性才能辯證地理解歷史，¹¹⁶ 本文之推論作為學界一種暫時性的假說，有俟各方家之教正。

111 陳健文，《先秦至兩漢胡人意象的形成與變遷》，頁306-310。

112 楊泓，〈中國古文物中所見人體造型藝術〉，頁386。

113 C. Martin Wilbur,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 1967, p. 96.

114 韓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種族人類學研究〉，頁223。

115 邢義田，〈漢代畫象胡漢戰爭圖的構成、類型與意義〉，頁68。

116 余太山，〈編後記〉，頁299。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宏業書局，1995。
-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
- (晉)陳壽，《三國志》，臺北：宏業書局，1997。
- (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宏業書局，1984。
- (北齊)魏收，《魏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
-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
-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 (清)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

二、近代論著

- G. Clauson 著，牛汝極、黃建華譯，〈突厥、蒙古、通古斯〉，《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頁114-125、133。
- Я. Я. 羅金斯基、М. Г. 列文著，王培英等譯，《人類學》，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廣州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 中國國家博物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甌駱遺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中國畫像石全集》，濟南／鄭州：山東美術出版社／河南美術出版社，2000。
- 中國畫像磚全集編委會，《四川漢畫像磚》，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06。
- 日本學習研究社著，王志遠等譯，《世界民族大觀》，臺北：自然科學文化事業公司，1980。
- 王明輝，〈青海考古首次發現歐洲人種遺跡〉，《中國文物報》，2002年5月10日，第7版。
- 王慶憲，〈匈奴盛時其境內非匈奴人口的構成〉，《內蒙古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頁32-35。
- 王嶸，《西域藝術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6。
- 白鳥庫吉著、方壯猷譯，《東胡民族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 朱泓，〈人種學上的匈奴、鮮卑與契丹〉，《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頁7-13。

朱泓，《體質人類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余太山，〈《漢書·西域傳》所見塞種——兼說有關車師的若干問題〉，收於氏著，《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210-227。

余太山，〈匈奴、鮮卑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頁153-171。

余太山，〈編後記〉，《歐亞學刊》，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298-299。

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岑仲勉，〈伊蘭之胡與匈奴之胡〉，收於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9-36。

李淞，《漢代人物雕刻藝術》，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1。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9期，2000年9月，頁15-99。

邢義田，〈東漢的胡兵〉，《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28期，1973年12月，頁143-166。

邢義田，〈漢代的以夷制夷論〉，《史原》，第5期，1974年10月，頁9-53。

邢義田，〈漢代畫象胡漢戰爭圖的構成、類型與意義〉，《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9期，2005年9月，頁1-72。

林幹，〈論匈奴的族源族屬及其與蒙古族的關係〉，收於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5-87。

林幹，〈魏晉時期的匈奴族和羯族〉，《歷史教學》，1980年第10期，頁45-49。

邵台新，〈漢朝監護匈奴的軍事將領〉，《輔仁學誌》，第23期，1994年6月，頁145-154。

洛陽市文物管理局，《洛陽陶俑》，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5。

唐長孺，〈魏晉雜胡考〉，收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78，頁414-427。

孫機，〈洛陽金村出土銀著衣人像族屬考辨〉，《考古》，1987年第6期，頁555-561。

祝平一，《漢代的相人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馬利清，〈關於匈奴人種的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頁48-54。

馬利清，《原匈奴、匈奴——歷史與文化的考古學探索》，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5。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北京：三聯書局，1962。

馬漢國，《微山漢畫像石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乾陵博物館，《絲路胡人外來風——唐代胡俑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國家文物局，《200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張全超、朱泓，〈關於匈奴人種問題的幾點認識〉，《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頁34-38。
- 陳序經，《匈奴史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 陳健文，〈月氏種屬問題再研究〉，《學術集林》，卷8，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9月，頁331-358。
- 陳健文，〈在映現與再現之間——以漢代胡人圖像為例看歷史及圖像的真實與虛構〉，《圖像時代中的文史哲學門教學與思考研討會論文集》，宜蘭：佛光大學，2005，頁29-78。
- 陳健文，《先秦至兩漢胡人意象的形成與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5年1月。
- 陳寅恪著、萬繩楠整理，〈五胡種族問題〉，收於《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雲龍出版社，1995，頁97-100。
- 彭衛，〈漢代的體貌觀念及其政治文化意義〉，收於氏著，《漢代社會風尚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頁103-137。
- 黃今言，《秦漢軍制史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 黃永年，〈「羯胡」「柘羯」「雜種胡」考辨〉，《唐代史事考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187-200。
- 黃石著、韓連贊攝影，《塔什庫爾干》，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 黃克武，〈導論：映現抑或再現？——視覺史料與歷史書寫〉，收於氏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達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iii-v。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頁8-64。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小河墓地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新疆文物》，2007年第1期，頁1-54。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羅布泊小河墓地2003年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10期，頁4-42。
- 楊泓，〈中國古文物中所見人體造型藝術〉，收於孫機、楊泓著，《文物叢談》，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372-397。
- 萬雪玉，〈試論匈奴政權在西域的統治〉，《新疆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頁29-34。
- 葛劍雄，《中國人口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 葛劍雄，《西漢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虞萬里、徐文堪，〈從漢文古籍看古代西域（新疆）的人種問題〉，收於王炳華編，《新疆古屍——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頁202-213。
- 雷家驥，〈後趙文化適應及其兩制統治〉，《國立中正大學學報 人文分冊》，第5卷第1期，

1994年10月，頁173-235。

嘉博兒·葛雷瑟（Gabrielle Glaser）著、許瓊瑩譯，《鼻子》，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4。

熊鐵基，《秦漢軍事制度史》，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趙文林、謝淑君著，《中國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趙欣、原海兵，〈匈奴、鮮卑的人種學研究綜述〉，《內蒙古文物考古》，2008年第1期，頁75-80。

潘其風，〈從顱骨資料看匈奴族的人種〉，收於中國考古學研究編委會編，《中國考古學研究》，第2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頁292-301。

鄭振鐸，《中國古代明器陶俑圖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韓昇，《正倉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頁3-23。

韓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種族人類學研究〉，收於王炳華編，《新疆古屍——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頁214-223。

韓康信、張慶捷，〈虞弘墓石槨雕刻人物的種族特徵〉，收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189-198。

羅獨修，〈胡兵胡將對漢武帝撻伐匈奴之影響試探〉，《華岡文科學報》，第21期，1997年3月，頁207-224。

藝術家雜誌社，《漢代文物大展》，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9。

譚其驤，〈羯考〉，《長水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224-233。

嶋崎昌，〈匈奴的西域統治與兩漢的車師經略〉，《邊政研究所年報》，第2期，1971年7月，頁1-18。

Miho Museum，《古代バクトリア遺寶展圖錄》，信樂：Miho Museum，2002。

NHK「新シルクロード」プロジェクト編著，《新シルクロード 1樓蘭、トルファン》，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05。

S. I. Rudenko著、加藤九祚譯，〈匈奴と他の諸民族の關係〉，季刊《ユーラシア》，3期，1971年12月，頁34-40。

小山榮三，《人種學（各論）》，東京：岡書院，1931。

小沼勝衛編，《東洋文化史大系第二卷漢魏六朝時代》，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38。

西村眞次，《體質人類學》，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25。

角田文衛，〈フン族と匈奴——その人種的歸屬をめぐって〉，收於氏著，《增補古代北方文化の研究》，東京：新時代社，1971，頁279-297。

- 角田文衛，〈ユーラシア内陸文化の展望〉，收錄於氏編，《世界考古學大系第九卷，北方ユーラシア，中央アジア》，東京：平凡社，1963，頁1-22。
- 衫原たく哉，〈漢代畫像石に見られる胡人の諸相〉，《早稻田大學大学院 文學研究科紀要 文學・藝術學編》別冊第14集，1987，頁219-235。
- 松田壽男，〈匈奴の僮僕都尉と西域三十六國（一）〉，《歴史教育》，第8卷第6號，1933，頁27；該文另收於氏著，《松田壽男著作集2 遊牧民と歴史》，東京：六興出版，1986，頁114-139。
- 松田壽男，〈匈奴の僮僕都尉と西域三十六國（二）〉，《歴史教育》，第9卷第5號，1934年，頁37。
- 松本雅明，《中國古代史研究 松本雅明著作集10》，東京：弘生書林，1988。
- 國立中央美術館，《中央アジアの美術》，東京：學生社，1989。
- 朝日新聞社，《The Glory of Persiaペルシヤ文明展》，東京：朝日新聞社，2006。
- Burke, Peter.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 Christian, David. *A History of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 Coon, C. S. *The Races of Europ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4.
- Grousset, René.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
- Maenchen-Helfen, Otto J.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 McGovern, W. M.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39.
- Parry, Ken. "Japan and the Silk Road Legacy." in Craig Benjamin and Samuel N. C. Lieu. *Walls and Frontiers in Inner-Asian History: Proceedings from the Fourth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asian Society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A.S.I.A.S.), Macquarie University, November 18-19, 2000*. Silk road studies, 6. Sydney: Ancient History Documentary Research Centre, Macquarie University, 2002. pp. 215-223.
- Rhie, Marilyn Martin.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Leiden: Brill, 1999.
- Vickers, Michael. *Scythian Treasures in Oxford*. Oxford: Ashmolean Museum, 1979.
- Wilbur, C. Martin,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7.

Han Dynasty Images of Big-Nosed Barbarians

Chen Chien-w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a distinct group of Han dynasty images of big-nosed barbarians. Based on the notion that these images are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s, it attempts to associate them with specific racial typologie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reliminary analysis are that these barbarian figures are related to Mediterranean and other Caucasian peoples, and that their appearance in the visual record may have resulted from the widespread recruitment of Central Asians to bolster the ranks of the Hsiung-nu army, which in turn led to the increasing spread of Caucasian bloodlines into Hsiung-nu lineages. In addition, the Wu-sun and Yüeh-chih people may have also includes groups bearing this feature.

Keywords: Han dynasty, race, barbarian, Hsiung-nu, Central Asia, Yüeh-chi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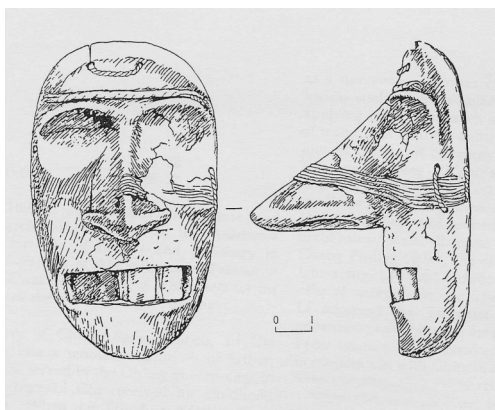


圖1 小河5號墓地採集的人面像（MC：93）



圖4-1 木雕人面像出土時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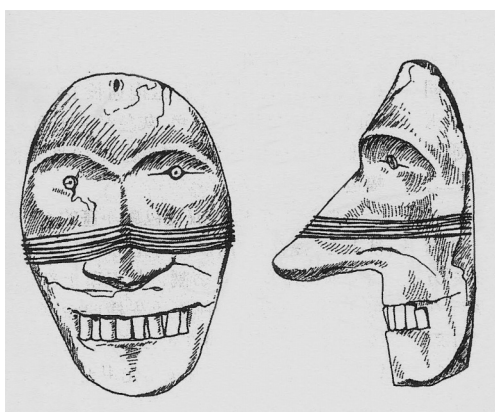


圖2 小河墓地M13出土人面像（M1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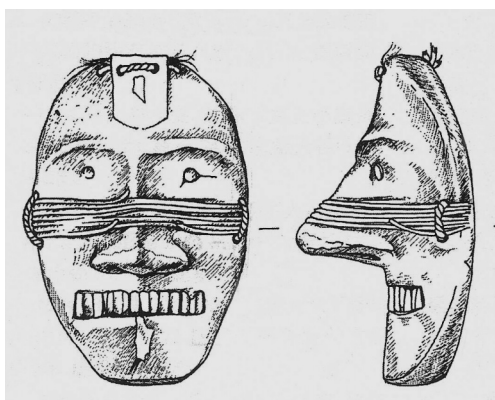


圖3 小河墓地M24出土人面像（M24：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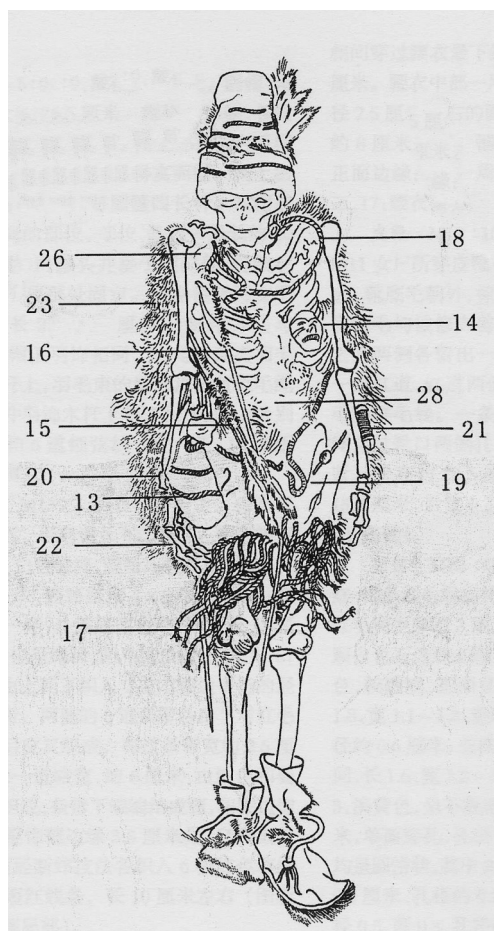


圖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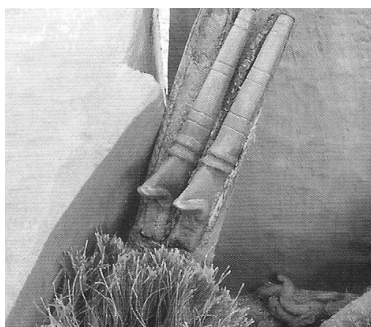


圖5 小河墓地木槳形器上的骨雕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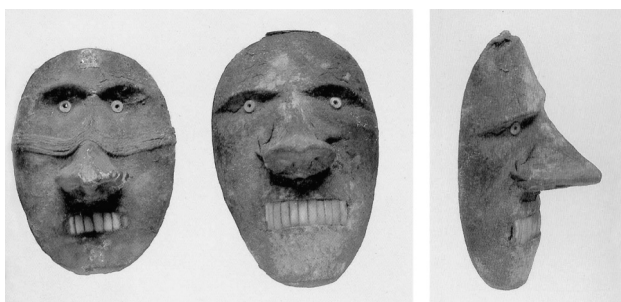


圖6 大谷探險隊所徵集之木雕人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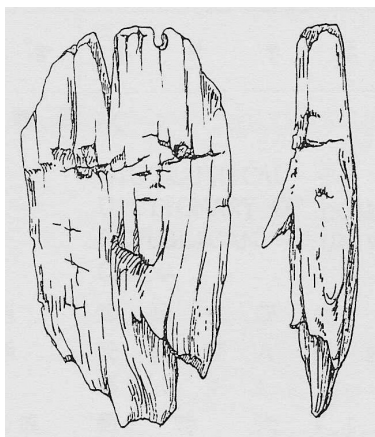


圖7 小河墓地出土的腐朽人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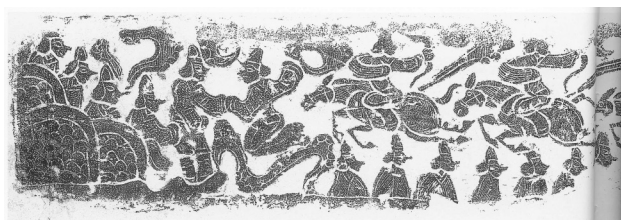


圖8 山東滕州出土胡人畫像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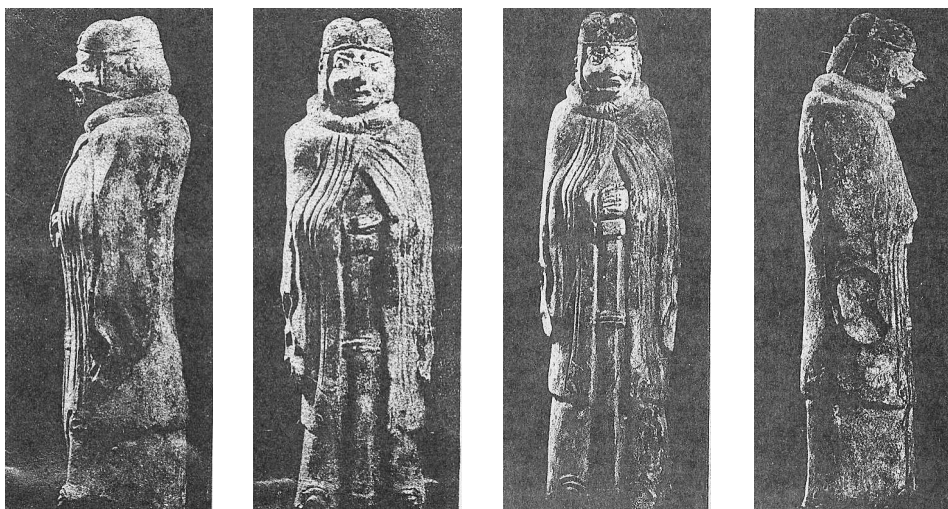


圖9 與山東滕州漢畫像石造型雷同的「長鼻」胡人俑



圖10 河南新野樊集畫像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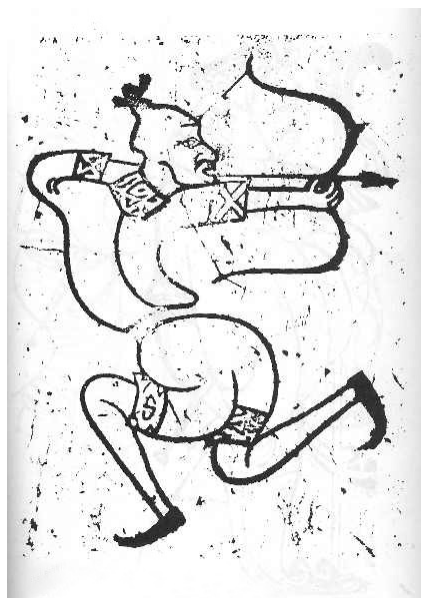


圖11 河南洛陽畫像石



圖12 四川成都東漢騎吏畫像磚



圖13 山東沂南漢墓之胡和戰爭圖（左三之胡兵有明顯長鼻特徵）



圖14 山東濟寧漢墓之獻俘圖



圖15 廣西貴縣出土胡人俑



圖16 廣州東漢墓出土胡俑



圖17 六朝時期（唐代？）的胡人俑



圖18 北齊東安王婁容墓室壁畫胡人像



圖19 隋虞弘墓中出土的長鼻胡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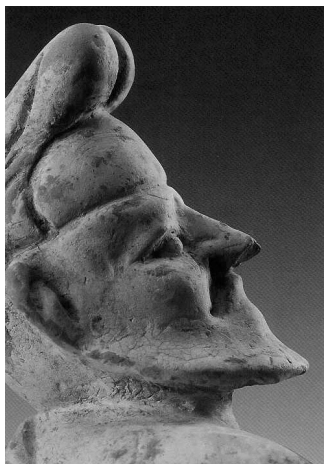


圖20 唐代胡人俑



圖21 吐魯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婆羅門奏樂圖」中的長鼻胡人



圖22 日本正倉院所藏「醉胡王面」



圖23 Bactria地區出土的有翼神靈塑像



圖24 蒙特尼哥羅人



圖25 亞美尼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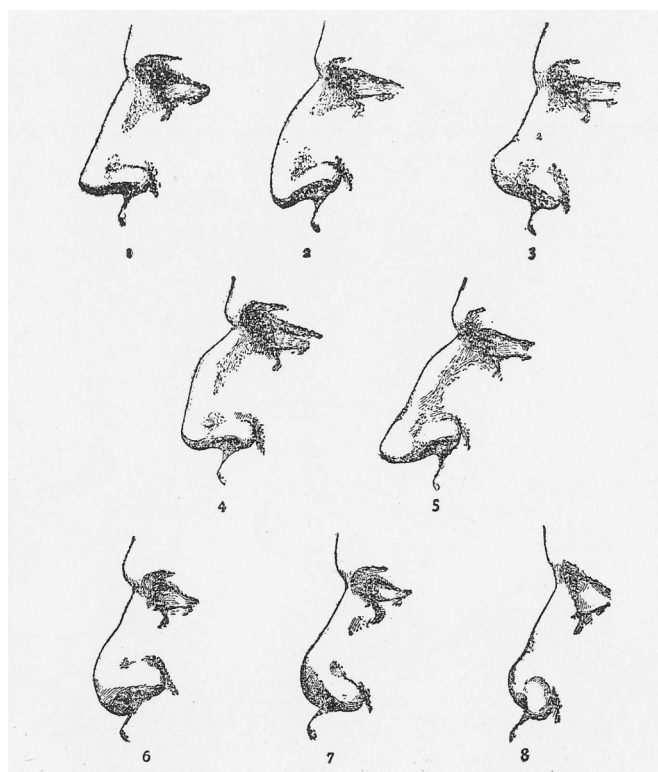


圖26 鼻型的分類



圖27 屬前亞人種的亞美尼亞人



圖28 安息帝國 (Parthia) 錢幣上的Ardavanu 一世國王肖像



圖29 義大利載著長鼻猶太人面具的樂師(164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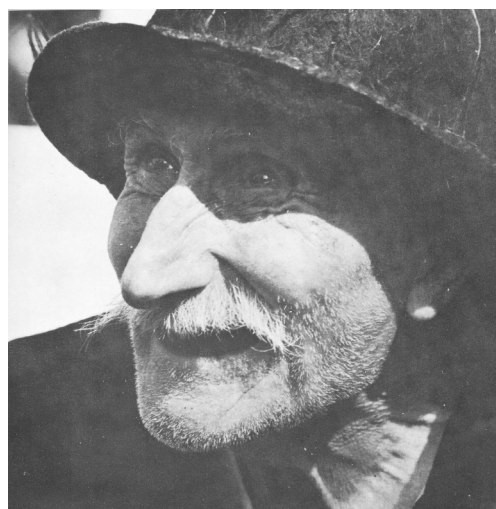


圖30 有長鼻特徵的喬治亞共和國老人



圖31 伽膩色伽王肖像錢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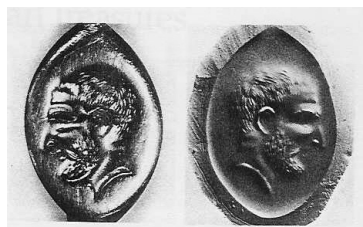


圖33 牛津大學所藏斯基泰人面湯杓



圖32 貴霜王肖像錢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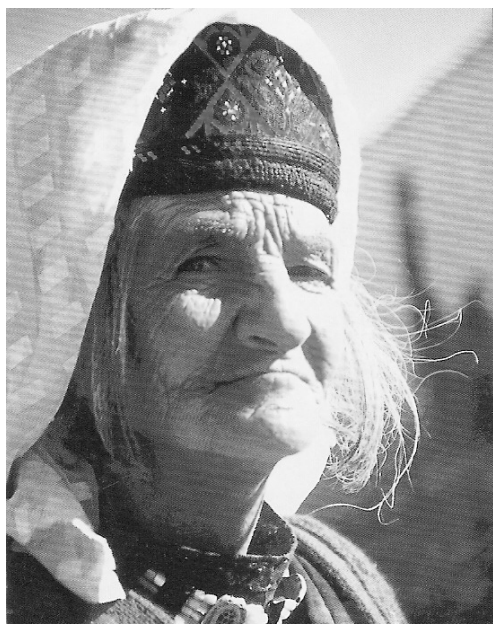


圖34 新疆塔什庫爾干的塔吉克族

